

北京大学

中国书画研究院

叢書文存

甲骨文书法探微

朱彦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画 法 研 究 院

衆芳文存

甲骨文书法探微

朱彦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文书法探微 / 朱彦民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文库 · 众芳文存)

ISBN 978-7-301-26001-2

I . ①甲 … II . ①朱 … III . ①甲骨文 – 书法 – 研究 IV . ①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1171 号

书 名	甲骨文书法探微
	Jiaguwen Shufa Tanwei
著作责任者	朱彦民 著
责任编辑	梁 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00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 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342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题《甲骨文书法探微》

远古先民为记事占卜，乃于龟甲兽骨刻划，初无造字之意，久之朦胧之形出，又越数百年，至前十六世纪文字创造之主动意识出焉，久之，文字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义，如自混沌中放出光明，中国文字滥觞于殷，自不待言。

兹后巫筮之术日盛而文字之美益显，遂成世界所仅见之会意文与会音文分道扬镳。天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文明，而东方文明之载体，首推源自甲骨之文字。

朱君彦民刻苦攻研甲骨文垂三十年矣，初略类王国维之以字考史，其成名之篇《殷卜辞所见先公配偶考》出，学界宿彦，叹为杰构。朱君固笃于学者，然于书道二十年来视为散淡游心之域，魂牵梦萦中忽见甲骨文字皆有生命，遂于考诂之余，体悟文字之形神。于形态、结构、章法、风韵多所探求，偶以甲骨文书诗章、联句示余，余大惊喜，力促其作专著面世，以匡正时下不识甲骨而为甲骨“书家”之谬误。

书三越秋以成，洋洋乎二十五万字，余细读月余以毕，欢欣奚似，题数字于卷首为贺。

范曾 甲午年冬日

前言

公元 1899 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学术资料，使学术界重新确定了殷商一代的社会历史，并由此使因疑古而深受怀疑甚至被抹煞的中国上古史系统得以重新解释，为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典文献结合起来的先秦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不仅及时填补了汉字发展前期和汉字起源之间的历史空白，使得文字学研究有了时代准确、价值更高的古文字材料，使文字学源流更加清晰可辨，序列性更完整；而且这种新发现的古文字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来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承继着清代金石学兴盛而给书坛带来的古朴典雅、斑驳苍劲的书学风气，清末出现的甲骨文字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艺术表现的书体和借鉴的对象。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系统的古文字体系了。比如，词类可以划分为同今天语言中一样多，造字原则也基本体现了后世人们总结的文字学“六书”理论，而且其书写或契刻已经初步具备了书法艺术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笔法、结字和章法，且有特点，某些因素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

早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阶段，著名甲骨学家郭沫若先生就主张将甲骨文字当作“一代法书”来学习和研究。他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论述道：“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禀辛康（庚）丁之世，然虽潦倒而

多姿，而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①

甲骨文笔画瘦硬挺直，平行规正，结构对称平衡，形态端严方正而不苟且，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甲骨文挺拔、端严、庄重、肃穆的风格。这种代表着殷商文字书法的特征对后世文字的发展及其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早在1927年，著名甲骨学家和书法家胡光炜先生就认为：“甲骨文之后，派别约分四途，一为殷派，下笔如楔而方折，为殷遗裔世守先代方劲之书风；二为周派，其书温厚而圆转，其结体或取从势，或取冲势，然使笔多不甚长；三为齐派，四为楚派，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从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两者盖又各有其前后期矣。”^②丁文隽也称：“商代书法见之殷契者为最多，商制尚质，故殷契书法质在简古。齐近于殷代故地，质直之风未泯，故齐书多存殷契遗意，笔画瘦直，结构严整；如《陈曼簠》《陈纯釜》之类是也。”^③侯景昶也说：“甲骨文直笔方折的质朴书风，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陈曼簠》和当时的一些货币文，均受其直接影响。”^④

甲骨文书法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史和甲骨学都普遍关注的课题。它不仅是指对甲骨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美质进行书法艺术因素的分析，而且也指对甲骨文字的自然美之于当今书法艺术创作影响的探究。

一般而言，前者是甲骨书法理论家的探索，后者则是书法创作家的实践。单就后者而言，其中既包括当今书法家对甲骨文字劲健古雅之风的临摹和借鉴，也包括当今的书法艺术家以甲骨文字为书体而进行的创作，即以传统的笔墨形式对甲骨文这种古代刀刻文字的艺术再现。如今的甲骨文书法艺术，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② 胡光炜《说文古文考》，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1927年版。

③ 丁文隽《书法精论》，中国书店1983年版。

④ 侯景昶《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都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然而均处在一种极不成熟、亟待发展提高的地步。

职此之故，我们在此所说的甲骨文书法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甲骨文（主要是殷墟甲骨文）本身所具有的书法艺术特点和天然美质，其二是近现代书法家以甲骨文字为书法表现对象而书写的笔墨甲骨书法艺术。

正如范曾先生所言：“甲骨文为中国文字之滥觞，或亦中国书法之源头。”^① 甲骨文是有一定的书法艺术形式的，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然这里要说的甲骨文书法艺术远非当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两者确乎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似乎也不能以今天书法艺术的眼光和标准来苛求它，因为它毕竟是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尚不自觉的、原始意义上的书法艺术。

^① 范曾《书道絮语》，《范曾散文三十三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目 录

题《甲骨文书法探微》	范曾	003
前 言		004
第一章 甲骨文的刻写..... 001		
第一节 甲骨文的刻写工具		002
第二节 甲骨文的刻写程序和刻写方法		020
第二章 以“六书”理论分析甲骨文字		
第一节 造字法总结与“六书”传统		030
第二节 符合“六书”的甲骨文字分析		038
第三节 不符合“六书”的甲骨文字分析		044
第三章 甲骨文字形体特征与演变规律..... 047		
第一节 甲骨文字的线条与笔法		049
第二节 甲骨文不同期别的风格变化		064
第三节 甲骨文字的符号化进程		087
第四节 甲骨文字体的繁复现象		101
第四章 甲骨文字的形体美..... 107		
第一节 甲骨文字的象形美		109
第二节 甲骨文字的自然美		118
第三节 甲骨文字的对称美		129

第五章	甲骨文字的结构美	145
第一节	甲骨文字纵长方形结构	147
第二节	甲骨文字偏旁位置关系	157
第三节	甲骨文字随形变化特征	162
第四节	甲骨文结字对立统一律	172
第六章	甲骨卜辞的章法美	183
第一节	甲骨卜辞的行款分布	185
第二节	甲骨文字的字群排布	207
第三节	甲骨卜辞特殊幅式欣赏	220
第七章	现代甲骨文笔墨书法大观	227
第一节	现代甲骨文书法史考略	229
第二节	甲骨学家的甲骨文书法	256
第三节	甲骨文书法篆刻名家评鉴	289
第八章	当代甲骨文书法艺术	319
第一节	如火如荼的当代甲骨文书法盛况	321
第二节	当前甲骨文书法艺术现状批评	354
后记		371

第一章

甲骨文的刻写



第一节

甲骨文的刻写工具

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家的研究，我们对商代甲骨占卜过程和占卜制度已经可以进行如下的大致复原了：

当是之时，商王室和贵族极其迷信，“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故而事无巨细，每事必卜，甚至一日多卜，一事多卜，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占卜。占卜内容多以商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鬼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占卜的准备阶段和进行过程都相当地慎重和复杂，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程式和规范。为此，当时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占卜制度与职责严明的占卜机构。这种情况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占卜甲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占卜之后，商代王室的贞人集团为了保存占卜资料档案，也为了日后验证占卜的灵验与否，还要将占卜的过程与内容以及占卜的结果等刻写在占卜甲骨之上，这就形成了甲骨卜辞，而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

《易经·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书契”就是文字，其中“书”就是毛笔书写的文字，而“契”就是用刀具契刻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这种契刻文字，所以也称“殷墟契文”或“殷契”。

一、甲骨材料

甲骨占卜和甲骨文刻写都有一定的材料限定。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总称。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

牛骨，也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牛骨多用牛肩胛骨，间有牛肋骨和牛距骨。北方多牛，牛骨可以自给；龟甲则既有中原本地的龟类动物，也有来自南方进贡的。在殷墟发现的少量牛头骨、虎头骨、鹿头骨、人头骨以及一些骨器上也有文字刻辞，但是这些大多数属于记事刻辞，不能算是占卜文字。

李济总结小屯殷墟的前六次发掘时说：“占卜以甲骨，遗留下来的以无文字记载者为多，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背甲参用；骨以牛肩胛骨为最多，羊、鹿肩胛骨参用。”^① 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占卜甲骨总计多达十数万片^②，其中用龟 16 000 多只，用牛 5 000 头以上^③。

(一) 龟甲

商代早期仍然主要用卜骨，且兼用牛、羊、鹿、猪之肩胛骨等，很少用龟甲，刻辞也少见；晚商甲骨并用，有时用甲多于用骨，刻辞文字大量出现于占卜甲骨。

1. 龟腹甲

商代卜用龟甲主要是龟腹甲。《周礼·太卜》注：“卜用龟之腹甲。”《史记·龟策列传》：“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基本上反映了商代用龟的实际情况。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龟卜之事，先取龟之下甲，予所藏之龟从

^①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1933 年第 4 期。

^② 关于出土殷墟甲骨文数量的统计，有不同的说法：胡厚宣先生先后有四个统计数字 161 259、161 889、161 989、150 000 片左右等（分别见于 1950 年《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引言”、同书“第八节”、1952 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 年第 5 期）；而董作宾先生不同意这个统计，认为“约为 96 118 片，不足十万片”；陈梦家先生的统计也表明甲骨文总数约十万片（《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与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5 期）；最近，陈炜湛先生又提出了甲骨文只有 6 万多片的说法（《关于殷墟甲骨文的两个基本数字》，《中国文物报》2003 年 1 月 3 日）；孙亚冰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数量在 13 万片左右（《百年来甲骨文材料再统计》，《中国文物报》2003 年 5 月 9 日）。

^③ 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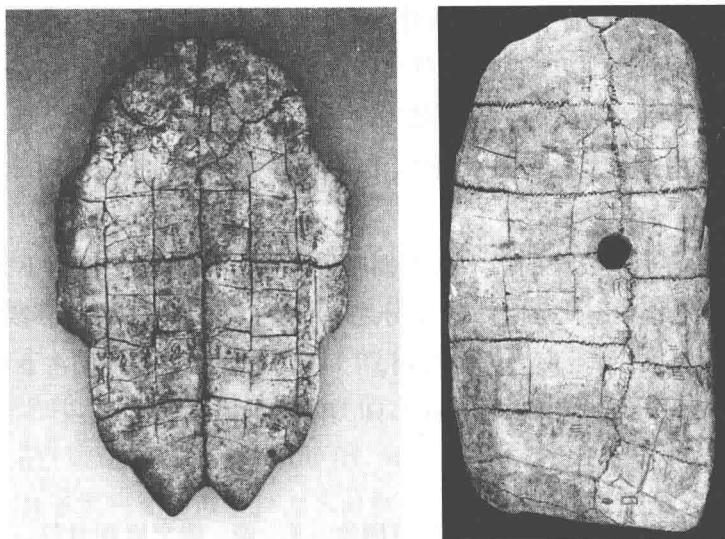


图 1-1 商代晚期的占卜龟甲
左：龟腹甲 右：龟背甲

未见上甲（指背甲）。”^①《殷虚书契考释》：“卜以龟，亦以兽骨；龟用腹甲，而弃其背甲。”又说：“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②凡此都说明了商代人们何以愿意取腹甲作占卜之具的原因。

但陈梦家认为这是因为罗氏受古书的影响，事实上在他的《殷虚书契》（包括前编、后编、续编）中已著录了好几片帝乙、帝辛时代的背甲刻辞。^③

腹甲尚有甲桥和甲尾，也往往有刻辞文字，成为“甲桥刻辞”和“甲尾刻辞”，但这些刻辞不是卜辞，而是记事刻辞。（图 1-1）

2. 龟背甲

除了腹甲之外，商代占卜也偶用背甲。殷墟发现的背甲，卜兆、卜辞也

①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本 1910 年版，第 24 页。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东方学会石印本 1927 年版，第 64 页。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7 页。

和腹甲类似。又有改制的背甲，制成穿孔的椭圆片，或说类似鞋底形的石刀形状。

1931年春第4次殷墟发掘，在小屯村北El6坑发现“带火号背甲”。同年秋季第5次发掘，小屯村北“E57圆坑中出现了两个大块的龟背甲，乃是把背甲由中间锯开，左右平分为两半的，刮削虽不如腹甲光滑，实际上也还能用”。1934年第9次发掘，在侯家庄HS20圆形灰土坑的底层发现几块破碎了的背甲。1936年第13次发掘，在小屯村北YH127圆坑中层计出土龟甲17088片，其中有穿孔的改制背甲12片。

陈梦家等学者都认为这种类似鞋底形的改制背甲上有一孔，可以想象甲骨也能穿成书册，或即是“典册”之“册”所象之形。而“完整之龟背甲因高高突起不平，钻灼卜兆或写刻卜辞皆不方便，故卜用龟背甲往往从中缝剖开。武丁时之龟背甲，在背面近锯缝之边缘，亦常刻有一行与前二种刻辞（指甲桥、甲尾）相类似之记事文字，吾人名之曰‘背甲刻辞’”^①。也就是说，背甲刻辞也是记事刻辞，而非占卜文字。

（二）牛骨

商代占卜所用卜骨绝大多数是牛肩胛骨。虽然也偶用牛和鹿的头骨、虎骨以及敌对方国君王的头骨，但这些非常用的材料上所刻之辞往往不是卜辞，而是记载某种特殊事件的记事刻辞。这些牛骨，多为就地取材，为家养畜生牛骨。

1. 肩胛骨

殷代卜用兽骨以牛的肩胛骨为最多。牛胛骨可分骨臼和骨版两部分，骨版往往被用作契刻占卜刻辞。骨版正反面的边缘亦常被利用：“如刻于正面，则常在骨面宽薄一端之最下方；如刻于反面，则常靠近边缘，此也利用偏僻地方刻记与卜辞不相干之另一事件者也。此种记事文字，吾人名之曰‘骨面

^① 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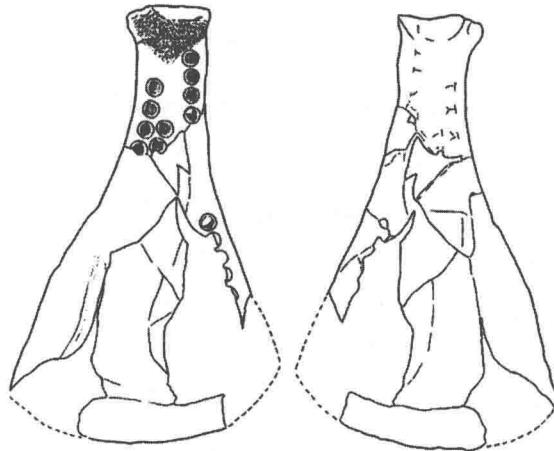


图 1-2 占卜用牛肩胛骨(正反)

刻辞'。"

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用以刻写记事文字(图1-2)，称“骨臼刻辞”。“一完整之牛胛骨，其狭窄之一端，转节处，乃一浑圆之窠臼。在占卜之先，常将此圆臼锯成半圆形，此一部分学者名之曰骨臼。武丁时之卜骨在此种骨臼中，每刻一种与卜辞无关之记事文字，是即所谓‘骨臼刻辞’也。”^①

2. 牛肋骨与牛距骨

牛骨除肩胛骨外，也还见牛肋骨上面刻字的。安阳殷墟和郑州二里冈出土的牛肋骨，上面的刻辞都是习刻文字，少数也用以记事。据陈梦家先生统计，所见有字的牛肋骨有：1. 第5次安阳小屯发掘；2. 《京津》3922，购品；3. 《善斋》4551，购品；4. 《善斋》12517，购品；5. 郑州二里冈出土。2—4大约都是小屯出土的。2—5都是习刻^②。

第5次发掘“出土品中有一条刻字的牛肋骨，这是先前没有见过的”，董

① 胡厚宣《武丁对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页。

董作宾根据这条肋骨认为“第四期（指武乙、文丁时）兼用牛肋骨刻辞”^①。但据胡厚宣先生称，该肋骨“文极草率，又无钻灼卜兆之痕，自当为习刻之字，非普通之卜辞也”^②。又云：“又若 3922，系一牛肋骨。殷王卜用甲骨，甲为龟甲，兼用腹背；骨为牛骨，每用肩胛。其用牛肋骨者，据以往所知，仅中央研究院发掘，获有一片，收入《殷虚文字甲编》。今合此共有二版，但所刻者皆为记事文字，并非卜用之辞。”^③

另外，李学勤访问美国匹茨堡的卡内基博物馆时，亲见过去有争议的肋骨刻辞（系缀合《库方》985、1106 而成）。他说：“这条肋骨未见钻灼，但字迹毫无倒错紊乱，又不象是习刻。我们知道，肋骨是可以有卜辞的，郑州二里冈采集的一片即是实例。一般以为商代占卜用骨限于胛骨，肋骨怎样用于占卜，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从卡内基博物馆甲骨中，我还检出另一片肋骨刻辞，即《库方》996。这是一条细小的肋骨，刻有‘丁卯，肤岁三’五字，不是卜辞而是与祭祀有关的纪事辞。肋骨刻辞是很稀见的，所以这一片也颇有价值。”^④总之，肋骨是否用作卜骨，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三）其他骨料

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商代卜骨中，尚有牛肱骨和牛头骨、羊胛骨、鹿胛骨、猪胛骨；辉县琉璃阁出土有猪胛骨，洛阳中州路出土有羊胛骨。这些都是占卜用的，但没有刻辞。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另有鹿头骨、虎头骨、牛头骨（也有称为兜头骨）、人头骨以及一些骨匕、骨柶、骨符等骨器刻辞。（图 1-3）但这些骨刻文字，往往是记事文字，无关占卜，兹不赘述。

对这些甲骨材料进行整治，以便使其符合某种特定的形状要求。这在一

①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② 胡厚宣《甲骨学绪论》，《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大通书局 1945 年版。

③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自序》，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

④ 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图 1-3 人头骨刻辞

些学者看来，是当时人有意识的有美学眼光的甲骨攻治，使甲骨成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比如长期接触大量甲骨实物的张秉权先生曾如此说：“甲骨锯过以后，就进行刮、削、错、磨等的工作，尽量将正面和反面的那些凹凸不平的部分铲平磨光。在殷代，这种工作，无论在龟甲或兽骨上，往往都做得非常精致。所以殷虚出土的甲骨，有些到现在还是润泽如玉。光亮可爱。这种攻治的艺术，实在已经超越了实用的范围，那可以说是一种唯美心理的表现了。”^①

我们认为这是现代人带有艺术眼光的解读，至于殷商时代的人们是否也是如此地看待，那就另当别论了。实际上，当时如此做的目的，只能是宗教性的，而非艺术性的。与此相关的
一些甲骨占卜工艺技术，都应作如是观。

二、甲骨文的刻写工具

甲骨文字的形成，不外乎书写、契刻两种方法，所以甲骨文字的刻写工具可以分为契刻工具和书写工具两种。

^① 张秉权《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下，1986 年，第 854 页。